

〔宋〕王欽若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

冊府元龜

校訂本

拾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冊府元龜

校訂本

拾

卷八一三至卷九〇九

總錄部（中）

〔宋〕王欽若等 編纂 周勛初等 校訂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冊府元龜第十冊目錄

總錄部(中)

卷八一三	蘊藉…………… (9573)
退迹…………… (9461)	卷八二四
卷八一四	名字…………… (9580)
讓…………… (9475)	卷八二五
卷八一五	名字第二…………… (9591)
誠感…………… (9486)	卷八二六
陰德…………… (9490)	品藻…………… (9598)
卷八一六	卷八二七
訓子…………… (9496)	品藻第二…………… (9606)
卷八一七	卷八二八
訓子第二…………… (9513)	論薦…………… (9617)
卷八一八	卷八二九
知子…………… (9525)	論議…………… (9629)
卷八一九	卷八三〇
知子第二…………… (9533)	論議第二…………… (9645)
卷八二〇	卷八三一
立祠…………… (9540)	規諷…………… (9655)
卷八二一	卷八三二
崇釋教…………… (9549)	規諷第二…………… (9664)
卷八二二	卷八三三
尙黃老…………… (9561)	詞辯…………… (9674)
卷八二三	卷八三四
清談…………… (9569)	詞辯第二…………… (9687)
	卷八三五
	性質…………… (9699)
	質樸…………… (9700)
	訥…………… (9703)
	醜陋…………… (9704)

卷八三六	謀畫…………… (9885)
養生…………… (9709)	卷八五〇
韜晦…………… (9712)	器量…………… (9896)
卷八三七	才敏…………… (9903)
文章…………… (9719)	卷八五一
卷八三八	友悌…………… (9911)
文章第二…………… (9732)	卷八五二
卷八三九	友悌第二…………… (9923)
文章第三…………… (9743)	卷八五三
卷八四〇	姻好…………… (9931)
文章第四…………… (9758)	卷八五四
卷八四一	立言…………… (9942)
文章第五…………… (9768)	卷八五五
卷八四二	曠達…………… (9954)
知人…………… (9774)	縱逸…………… (9959)
卷八四三	卷八五六
知人第二…………… (9790)	知音…………… (9968)
卷八四四	卷八五七
守官…………… (9808)	知音第二…………… (9980)
勤幹…………… (9810)	卷八五八
卷八四五	醫術…………… (9989)
膂力…………… (9818)	卷八五九
趨捷…………… (9823)	醫術第二…………… (10004)
善武藝…………… (9826)	卷八六〇
執御…………… (9828)	相術…………… (10016)
卷八四六	卷八六一
善射…………… (9833)	筆札…………… (10033)
卷八四七	卷八六二
勇…………… (9844)	起復…………… (10045)
卷八四八	卷八六三
任俠…………… (9861)	生日…………… (10056)
卷八四九	名諱…………… (10057)
諫諍…………… (9881)	爲人後…………… (10060)

卷八六四	訟冤第四 (10171)
仁 (10065)	卷八七六
信 (10067)	方術 (10184)
儉 (10069)	卷八七七
謹慎 (10070)	方正 (10200)
好謙 (10073)	剛 (10204)
卷八六五	卷八七八
報恩 (10077)	計策 (10211)
卷八六六	卷八七九
貴盛 (10088)	計策第二 (10219)
卷八六七	卷八八〇
內舉 (10099)	獨行 (10226)
自知 (10102)	卷八八一
卷八六八	交友 (10233)
遊宴 (10107)	卷八八二
餞別 (10109)	交友第二 (10242)
好客 (10111)	卷八八三
卷八六九	形貌 (10253)
明算 (10116)	卷八八四
明地理 (10118)	薦舉 (10269)
圖畫 (10120)	卷八八五
博弈 (10122)	以德報怨 (10279)
卷八七〇	和解 (10283)
救患 (10127)	卷八八六
卷八七一	游說 (10289)
救患第二 (10136)	卷八八七
卷八七二	游說第二 (10298)
訟冤 (10144)	卷八八八
卷八七三	游說第三 (10306)
訟冤第二 (10152)	卷八八九
卷八七四	游說第四 (10316)
訟冤第三 (10160)	卷八九〇
卷八七五	游說第五 (10324)

卷八九一	公直 (10466)
游說第六 (10334)	直 (10468)
卷八九二	服義 (10471)
夢徵 (10349)	卷九〇二
卷八九三	貧 (10481)
夢徵第二 (10363)	安貧 (10486)
卷八九四	卷九〇三
謠言 (10374)	書信 (10491)
卷八九五	卷九〇四
達命 (10389)	書信第二 (10505)
運命 (10394)	卷九〇五
知亡日 (10398)	書信第三 (10513)
卷八九六	卷九〇六
復讎 (10403)	疾疹 (10528)
卷八九七	禳厭 (10531)
改過 (10416)	假告 (10534)
悔過 (10422)	卷九〇七
卷八九八	薄葬 (10538)
治命 (10428)	卷九〇八
卷八九九	工巧 (10552)
致政 (10438)	雜伎 (10557)
卷九〇〇	卷九〇九
自薦 (10454)	窮愁 (10561)
干謁 (10460)	憂懼 (10567)
卷九〇一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一十三

總錄部(六十三)

退 迹

《易·小過》曰：“飛鳥遺之，音蓋處下，安順之象也。”故賢者審進退之理，見禍福之兆，委迹世紛，脫身羈網，聊染指於五鼎，遂追迹於冥鴻，致命遂志，高翔遠引，宅卑守約，含華匿曠。至有徵命屢至，恩禮彌渥，固以疾不易其操，在上者亦無以屈焉。斯固視遠以見幾，克己而適道，達大雅明哲之訓，契仲尼用舍之說，退處于密，高明令終者矣。其或時遭太寧之運，上有好賢之美，乃復卷懷其道，以見獨善，亦異夫“邦有道則穀”之旨焉。

范蠡，大夫，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者。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

漢張良，高祖時，封留侯。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服辟穀藥，靜居行氣）。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上恆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乃學道，欲輕舉（道謂仙道）。高祖晏駕，呂后德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強聽其言而食也）。

陸賈，惠帝時爲太中大夫。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有口，謂辨言^[1]）。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2]，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袁盎，文帝時爲楚相，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鷄走狗。

汲黯，武帝時爲右內史，坐小法，會赦免官，於田園者數年。

張摯字長公，釋之之子也，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司馬相如爲郎，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朱雲，元帝時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御史中丞陳咸上疏，數毀石顯^[3]，雲坐與交結，減死爲城旦。至成帝時，上書願賜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時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4]）？”宣不敢復言。

後漢鄭敬，光武時爲汝南掾，與功曹鄧暉俱去官。暉志在從政^[5]，旣，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6]？”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赤松子也）。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學問之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老耄矣^[7]，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8]，勿勞神以害生。”暉於是告別而去。

周黨，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颍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說文》：綃，生絲也，音消。此字當作燥，音此消反。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額也）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閔仲叔，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9]。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旣而，投劾而去。復徵博士，不至。

何寵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取。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蘇竟爲侍中，病免。以書曉延岑護軍鄧仲况及仲况謀主劉襲。仲况等遂降^[10]，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遂卒于家。

鄭興爲蓮勺令（在今下邳縣東北）以免，遂不復仕。客授閭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

王良爲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徵拜太中大夫，遷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光武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王充，會稽上虞人，明帝時，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鄭均，章帝時，公車徵，再遷爲尙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言，賜以冠幘錢布）。

樂恢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

韋豹，安帝時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大馬齒衰，膂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滯疾，不堪久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

楊倫，陳留東昏人。初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安帝元初中，郡禮請，三府竝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至陽嘉中，補恆山王傅。病不之官。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王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王厚，學圖緯業。安帝永初中，爲中郎。鄧太后問以圖緯，厚對不合，免歸。復習業，健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厚因稱疾求退，帝許之。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

崔瑗，順帝時，辟車騎將軍閭顯府。顯誅，被斥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爲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病固辭。

蘇章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桓帝時，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前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叔堅，篤字）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

曰：“大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11]，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咏《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築，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來^[12]，爲人臣不陷於不忠^[13]，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愧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世，爲大司農，以罪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14]。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蓬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劬與^[15]？”

崔實，桓帝時爲尙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

趙咨，靈帝初爲博士。會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氏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

任安，廣漢綿竹人，究極圖籍，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

吳孫靜，堅之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百人爲保鄣。及堅破周昕等，靜有功，表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

范平爲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後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及吳平晉，太康中，頻徵不起。

晉任旭仕漢，爲郎中，固辭歸家。桓帝永康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尙隱遯，辭疾不行。

汜騰字無忌，燉煌人。惠帝時，舉孝廉，爲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閼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華譚，廣陵人，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太中正。薦干寶、范珣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寮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閭^[16]。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闕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

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17]。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18]。”不聽。

左思爲秘書郎，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

阮裕爲尚書郎，成帝咸和初，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19]，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秘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20]？私計故耳。”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21]。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竝築屋東土，與羲之同好。後爲會稽內史，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22]，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子而不予，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遂與東土人士^[23]，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土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郗愔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竝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築宅章安，十許年間^[24]，人事殆絕^[25]。簡文帝輔政，薦之，徵爲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

沈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宋徐廣以武帝永初元年，任秘書監，詔以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興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

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其父祖竝葬始寧縣，竝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

張茂度爲義興太守，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

傅隆字伯祚，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遊。後爲會稽征虜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王微，瑯琊臨沂人。年十六，州舉秀才，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鐸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瑯琊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忽騶騎見招，華門閭里^[26]，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昂於天表^[27]，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搏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28]，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29]，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蠶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君擢士，先瘞廢，芄芄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日見表裏^[30]，無假長目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鮑叔，必蒙管仲之知。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知：‘來敏亂群’^[31]，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撻提禮樂^[32]，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後世，有玷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33]。豈謂不肖者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34]，莊生縱潏潏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蒿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必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35]。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36]，本不營《尚書》苦瓜板也^[37]。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38]，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

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設耳。”

王敬弘以侍中退居。文帝元嘉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振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榮。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

南齊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非所好也，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

顧歡，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39]。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領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40]，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41]，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開改憲，天樹明德^[42]，封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43]。是以窮谷愚夫^[44]，敢露偏管，謹刪選《老氏》^[45]，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46]，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絕幽深^[47]，無求榮勢^[48]，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瓛在宋，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太祖踐阼，召入華林園談語。勅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帝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尙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惟保彭城丞耳^[49]。”帝又以瓛兼摠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帝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50]。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51]。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褻褻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免勵於階級之次，自見其襁褓，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及也^[52]。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冕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53]！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54]，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55]，豈宜攝齊河間之德^[56]，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

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牧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踪。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並不拜。

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琊王曇首、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蕭惠基爲給事中，其父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王秀之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願爲之。”到郡，治舊山，移置輜重。

梁謝朓仕齊爲領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詔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爲吏部尚書，朓至郡，致瀟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飲，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蚤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歛迹康衢，拂衣林止，抱箕穎之餘芳，甘憔悴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

陶季直，好學淡榮利。起家仕齊桂陽王國常侍郎，北中郎領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爲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武帝永明末，脫朝冠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

到洽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清警有孝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自南徐州西曹去職。朓欲薦之，洽睹世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

劉俊爲荊州尹曹參軍，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劉慧斐，起家安西城，于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廬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一園，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蕭际素爲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惟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慎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性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陳虞荔仕梁，爲中書舍人，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竝不就。

馬樞，博極經史。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立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繇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姬文有讓王之介^[57]，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之^[58]，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尙，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文帝天嘉初，徵爲度支尙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竝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尙，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59]，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

虞寄仕梁，起家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嘗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何如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復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宣帝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尙書左丞，竝不就。

阮卓，除南海王諮議參軍，以疾卒不之官。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後魏宋隱爲尙書左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道武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勸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隱于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

李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遂託以老疾，固請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

大夫祿。還私第，因居定州之中山。自是，優游里舍，不入京師。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耳。”於是閒居養志，不出城邑。

庾遵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初仕梁武，爲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游，積十餘歲，殊無宦情。孝明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東魏天平中，卒於青州。

袁衍初仕南齊，爲陰平太守。以宣武景明二年歸國，授直通郎。初仕，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乘昌運，幸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尙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閒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仿佛高踪，誠希藥此沉疴，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咏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管已整，扶策納屣，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疴中岳，煉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迹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性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盧叔仁，初舉秀才，爲員外郎。以親老辭歸就養。景明中，初徵入洛，授威遠將軍，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竝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時咸稱其高尚焉。

王椿，正始初爲中散，坐事免官。椿僕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繇是，孝明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

徐遵明，華陰人，講學於外二十餘年。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明明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

崔元韶爲廷尉卿。孝莊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紹以世道迭遭，朝廷屢變，閉門劫掃，吉凶斷絕。

崔孝直爲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出帝太昌中，又除衛尉軍光祿大夫。竝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

北齊李瑱初仕魏，爲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齊受禪，追瑱兼前將軍，遵從於圓丘行禮。瑱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

元弼字輔宗^[60]，魏司空暉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適應襲先爵，爲季父尙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

楊愔爲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

邵隱於嵩山。

盧叔武爲賀拔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優游自適。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布裙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受。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爲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鵬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浮烟，共雲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特遊^[61]，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62]，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63]，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襁屨；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而游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轡，就良工之剗劂^[64]；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摘藻期之聲綉，發議必在芳香。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令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繇齒斃，膏用明煎。覽老氏‘谷神’之談，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抽簪^[65]，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隋檀叢初爲魏孝明帝挽郎，其後，司州牧，城陽王元徽以叢爲從事^[66]。非其好也，尋謝病，客遊三輔。

李德林，北齊天保末，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柳靖仕周，爲河南、廣德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閒素^[67]，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遊不仕，閉門自守，所樂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王貞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唐馬嘉運，貞觀初，徵爲越王東閣祭酒。頃之，自免居于白鹿山。四方受業者，常數千百人。

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拜太子